江海学人

当代江苏文化名人录

第二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江海星光——当代江苏文化名人录》编委会

总 顾 问 任彦申

顾　　问 杨承志　章剑华　梁　勇

主　　任 周　莉

总　　编 张苏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尤玉乔　毛贵民　石　翔　史爱棠　成建龙　吕　平

庄　勇　孙悦萌　杜汝淼　汪人元　茆德烨　夏其斌

顾金荣　顾晓冬　徐东海　徐明德　徐晓慧　高喜军

黄旭曦　蒋　宁　蒋雅芬　傅晓红　蔡洪亮

编　　辑 汪寅生　茆晓明　金筠安　束鹏邺　范成斌　孔建民

钱咏梅

特约编辑 毛贵民

资料整理 顾海春

江海星光

当代江苏文化名人录

第二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江海星光

当代江苏文化名人录

[第二辑]

目录

文学卷

金曾豪　与青春同行　2
王　川　“误入”文坛的画家　5
赵本夫　坚守精神家园　8
夏坚勇　快乐来自“坚持”　11
储福金　永远的青草地　14
朱苏进　酒一般醇美的创作人生　17
刘健屏　文坛的“三栖明星”　20
刘家魁　守卫精神家园的战士　23
范小青　吴江才女　26
黄蓓佳　“误入”北大的才女　29
周梅森　一个匆匆向前的赶路者　32
叶兆言　书香门第一书生　35
汪　政　从边缘回归主流　38
韩　东　诗人作家和“断裂运动”　41
王彬彬　“文坛哪吒”　44
苏　童　写作让我有了另外一个世界　47
陈　武　关注平民生活　50
毕飞宇　笑啃春天里的老玉米　53
庞余亮　最美的人生姿态——写作　56

汪人元　融会激情与理性的学者　60
胡锦芳　锦芳流韵　63
王承刚　戏剧是语汇也是生命　66
王建伟　戏曲舞台写春秋　69
顾　芗　甘做人们生活的“调味品”　72
张九妹　寒梅芳菲　75
殷延平　难得观众带泪笑　78
艾金梅　江南第一武旦　81
梁国英　一枝梅开沁江淮　84
蔡　伟　话剧是我的人生钟爱　87
王　芳　把生命系在昆曲艺术上　90
徐秀芳　扬剧的女儿　93
陶　琪　金陵梅花别样红　96
燕　凌　痴迷戏曲　99
柯　军　想让昆曲“飞起来”　102
李雪梅　梨园梅花傲雪香　105
周东亮　险峻而欢悦的艺术生命　108
李　洁　优秀青年梅派传人　111

电影电视卷

虞志敏　音画世界的造梦者　116
王馥荔　影坛“天下第一嫂”　119
陈小杭　一旦进入创作状态，似乎就灵魂出窍　122
吴建宁　用作品记录历史，和生活对话　125
徐　耿　只拍自己想拍的　128
高　英　更爱在舞台上寻找生命的动力　131
侯　勇　从龙套中跑出的演艺人生　134

音乐卷

石中光　挥洒精彩音乐人生　138
任红举　一生潇洒　一世童心　141
陈鹏年　激情谱华章　144
陶思耀　才思敏捷，如泉喷涌　147
印　青　让主旋律歌曲感动心灵　150
有德乡　因为爱，歌声更美　153
蒋婉求　生命激情的流泻　156
朱昌耀　深深的胡琴情结　159
顾　欣　造梦“东方百老汇”　162
欧景星　做一把传播音乐的火炬　165
朱　虹　江苏女儿心　168

舞蹈卷

刘仲宝　美在旋转中飞翔　172

美术卷

马鸿增　追求完美人生　176
朱　葵　乡情圣手　扎根生活　179
华　拓　诗意　人情　画境　182
盖茂森　传神写心又一春　185
方　骏　梦里家山画中秋　188
赵绪成　奔放大气绘真人　191
贺　成　凝重古朴火红春　194
赵文元　盛世当前书“龙马精神”　197
宋玉麟　山水世家的写意人生　200
江可群　情系高山流水间　203
丁立江　美在灵与景的默然契合　206

摄影卷

顾祚维　当好时代的眼睛　210
汤德胜　瞬间的永恒　213
于惠通　和摄影结缘的幸福人生　216
沈　遥　穿越时空的藩篱　219
赵浏兰　摄影——人生最幸福的事　222

书法卷

王冰石　健笔浓墨写人生　226
华人德　腹有诗书字自华　229
言恭达　超诣之境　232
徐利明　决不定型　235
孙晓云　浓郁的“在野味”　238

曲艺卷

吕少明　江南笑星　242
邢晏芝　弦索声声评弹情　245
韩兰成　只管攀登不问高　248
杨鲁平　洒向军营都是笑　252
汪奇魔　魔幻旅程　255
黄霞芬　评弹是永远的至爱　258
盛小云　边走边唱　261

民间文艺卷

谭泉海　壶中别有神仙日　266
吕尧臣　壶艺魔术师　269
喻湘涟　醉心泥人终不悔　272
汪寅仙　用紫砂抒发理念和向往　275
陶思炎　传承中国民俗的“幕后推手”　278
姚建萍　圆苏绣一个“飞天梦”　28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文学卷

金曾豪
与青春同行

金曾豪　男，1945年生，江苏常熟人。迄今已出版著作二十七部、近四百万字，长篇小说《狼的故事》《青春口哨》《苍狼》《蓝调江南》先后获得中国作协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青春口哨》获中宣部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和第九届国家图书奖，《苍狼》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鹤唳》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迷人的追捕》获全国新时期优秀少儿文艺读物一等奖，《书香门第》和《绝招》分别获得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和冰心儿童图书奖。创作的大型锡剧《谢方正进京》《杨乃武出狱》、评弹《山歌王奇情》《杨乃武回乡》等，在国家级、省级的重大戏剧曲艺赛事活动中获奖，创作的短篇弹词《千里寻宝》获2004年第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现为中国作协会员、苏州市作协副主席、常熟市文联副主席、常熟市文化局创作室主任，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深秋的阳光透过窗户，“金曾豪工作室”里充溢着融融的暖意。几把木椅，数幅字画，清雅脱俗，靠墙的书架上摆满了金曾豪出版的各种著作。

对金曾豪来说，写儿童文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仿佛重新回到了童年时光。

金曾豪出生在常熟一个小镇上颇有名望的中医世家中。1974年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处女作《石榴花开》，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大概是1982年前后，金曾豪写出短篇小说《有一个小阁楼》，这是儿时的一个温馨的故事；又写出了《芦花公公》，写一位善良的百岁老人。两个短篇几乎同时在上海和南京的《少年文艺》发表。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先生和上海《少年文艺》主编任大星先生一前一后亲自来到常熟，两位文学前辈鼓励金曾豪，说他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气质很对口，应该往儿童文学创作这一方向发展。金曾豪回忆说：“我无法忘怀那一刻的感觉。那一刻我觉得是走向一大片在阳光下盛开的油菜花，耳朵里涌满了春天的甜蜜的声音。”于是，原来更多地写成人文学作品的金曾豪把比较多的时间转移到了儿童文学创作上，走上了儿童文学创作道路。我们在阅读金曾豪的

小说时，往往会发现主人公是一个小男孩，一个有一点倔强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处境往往不太好，但他内心深处是坚强的，不认输的。这个男孩，其实就是金曾豪自己。

“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对我们下一代的人格、性格、情感状态有影响，能够培养他们的人生情调。”金曾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读金曾豪的小说，我们会时时感觉到爱心和自强意识的存在。金曾豪写狼，就坚持跟狼平等对话，从动物本身来发表意见，而不是模拟或复述人的意见。狼能够被他写活，这正是出自一种对物类博大的爱心；没有这种爱心，就不可能显示出对狼类的那种充分尊重和入微体察。《绝谷猞猁》在悲怆的背景上展示了动物们鲜活坚韧的生命力和炽烈昂扬的生命激情。《狐的故事》展示了命运的搏斗和生存的诗意。金曾豪创作的成功，就是热爱生活，对于人类、对于大自然满腔爱意所获得的回报。这种渴望拼搏的自强和生命的坚忍，让读者生发出情感的共鸣，经历心灵的洗礼，用爱心构筑未来，获得真正的审美享受。

《蓝调江南》

苏州大学教授、苏州作协主席范培松曾经这样评价金曾豪的小说创作：“我是研究散文的，就从散文的角度来说一点。金曾豪的不少小说有散文化的倾向，文字很美，情感也很美。无论是少年小说还是动物小说，读者都能获得一种情感的享受，一种文学的提升。金曾豪的语言感觉特好，如果写散文，也一定很美，我希望金曾豪以后多写一点散文。”

2003 年 10 月，金曾豪的第一本散文集《蓝调江南》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2004 年，这本弥漫着淡淡怀旧情调的《蓝调江南》获得中国作协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金曾豪的《蓝调江南》中，老茶馆、青石板、听书、电影船、萤火虫、天井、老虎灶等，似乎在人的梦中划着小船，吱吱呀呀地摇来。

散文《呼鸭》最初发表在著名作家陆文夫主编的《苏州杂志》上，陆文夫很是赞赏，要求多写一点此类文章，因此他一下子就写了十五篇之多，故乡的自然风情、乡俗人物、市井文化、巷口小吃都走进金曾豪的笔端，于是就有了《蓝调江南》。

这是一幅带有怀旧色彩的江南民俗风情画。一个孩子眼中的江南，一个成年人记忆中的江南，它的秀色、它的韵味，如流水般绕过心田，幻化于字里行间。一篇篇散文犹如一幅幅水墨画，勾勒出了原汁原味的江南小镇风光，恬淡质朴的小镇风情，散发着乡土的芬芳。

金曾豪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了三十多年，用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滋润着少年儿童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增益他们的智慧。曾有评论家用三句话概括金曾豪的作品特点：“江南味道，青春气息，传奇色彩。”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泉根认为："金曾豪的少年小说，笔触向少年小说的各个领域进行垦辟，他的目光向少年世界的各个角落进行扫描，他的灵感不断地对少年小说的创作手法进行着探索、尝试和整合，他努力实践着少年小说的全方位突进。"

长篇动物小说《鹤唳》是湖南少儿出版社首推的"生命状态文学"的扛旗之作。金曾豪带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在宏阔的大自然的背景上对丹顶鹤生命状态的凝视、思考与领悟，从而获得了一种悠远深邃的"生态意境"。《狼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在险恶境遇中顽强拼搏的独狼形象，唱出了一曲生命的赞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震撼力。金曾豪在《秘方、秘方、秘方》《书香门第》等作品中，敞开心扉同少年朋友娓娓而谈，借着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和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动之以情、晓之于理，让孩子们领悟到为人处世的道理。金曾豪的动物小说充满了儿童的情致与心韵，在他的动物小说里，在浓郁的江南水乡风情中，作家对一些动物形象的自然特征、生活习性以及行为方式，都有细致的观察、准确的描摹和诗性的表达。

在金曾豪看来，儿童文学家应该对生活、对世界、对人生有自己的发现，而且通过讲故事、通过人物的塑造把自己的发现真诚地告诉孩子们。他不喜欢说教，写作时也从来没有"规劝"的意识，他和孩子们就是交朋友。

谈到什么是优秀的儿童文学时，金曾豪认为儿童文学有三种：娱乐性的、动人的和震撼人心的，而能够写出第三种文字的作家是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在很深的层面上对儿童有冲击力，深深地打动人心。儿童需要快乐，儿童也需要思考；儿童需要娱乐，也需要教化；儿童需要幽默，也需要品位。金曾豪强调："以优秀的、高品位的作品来引领孩子，净化他们的心灵，帮助少年儿童健康地成长，快乐地成长，是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

在金曾豪的近四百万字的小说中，总是给人以青春的意境与成长的快意，这来自于他对少年世界的深刻理解与热爱。阅读金曾豪的作品，既有《小巷木屐声》《笠帽渡》《老蛇》等令人回味无穷的短篇精制，也有《迷人的追捕》《马丁的绝招》《戴领结的鹅》一类的中篇佳构，还有《魔树》《秘方、秘方、秘方》《石头里的哥哥》《七月豪雨》《青春口哨》《狼的故事》《苍狼》《芦荡金箭》等长篇力作，而在这些小说中，他时而把目光定格在纷繁复杂的人间百态，聚集在生机盎然的少年世界，时而把目光投向广漠的大自然，在山野和丛林中淋漓尽致地揭示动物的力与美。金曾豪说："努力使笔下的这些动物给予我们独特的、苍茫的美感，点燃我们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爱。"这就使金曾豪的小说回荡着一股阳刚之气。有人评价说：金曾豪的小说"传统和现代，和谐地交融在一起"。

耳旁回响起了金曾豪作词的歌曲《常熟田》："这就是我们的常熟田，万紫千红锦绣人间。一年年播种，一年年耕耘，一年年收获……"

（金震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王 川
“误入”文坛的画家

王 川 男，1947年生，江苏镇江人。1965年在镇江市轻工美术设计室担任设计工作，1978年任设计室副主任。1983年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进修，1985年镇江市职业大学中文系任教，曾任中文系副主任。美术创作以版画、壁画和重彩画为主，创作发表了美术作品二百余幅和各种材料的壁画三千六百多平方米。代表作有版画《苇岗矿城》《火把节》等，壁画《白蛇传》《劳动创造世界》等。壁画《白蛇传》获“全国首届壁画艺术大展佳作奖”。创作发表了小说、科幻小说、纪实文学、散文等各类文学作品二百多万字，出版了《野怪乱黑话石鲁》《美丑大典》《一佛一世界》等十一部著作。长篇小说《白发狂夫》获“人民文学奖”提名奖。曾任江苏省版画家协会副会长。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美协会员，镇江市文联副主席、镇江市作协主席、江苏省作协理事、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

1978年，王川因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科幻小说《震惊世界的喜马拉雅——横断龙》正式踏入文坛。而他却说，一个偶然，让自己误入文坛。

王川的确有文学的爱好和兴趣，但是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文革”中他并没有创作发表过一个字。1978年的“拨乱反正”鼓舞了他，7月份他写完了《震惊世界的喜马拉雅——横断龙》，一时不知道投寄到哪里好，想想就寄给了《科学画报》。可能因为科幻小说一直是中国文学园地里一朵非常稀缺的小花，两个月以后他就接到画报的通知，说9月份要发表。王川始终认为，他写的是小说，应该寄给文学杂志，自己当时其实选择错了。不过，如果用文学作品来衡量，他的处女作也许就难以及时发表了。所以，王川总认为，这个偶然的失误，诱使自己走上了文学的不归路。

王川的两部长篇小说里都有对“文革”的描写，这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文革’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我们这辈人经历之坎坷，是超人的，我们没有那种

'生在红旗下，泡在甜水里'的幸福感。我也将近花甲之年了，回过头来看这一生，很多事情从来没有从天上掉馅饼的。我不敢说责任感、使命感，但是我生来好像有点悲怆性、思辨性。很多乐观的东西我会看得很悲观，很多快乐的事情在我却往往有悲从中来的感觉。或许这是与生俱来的。"王川对自己是这样评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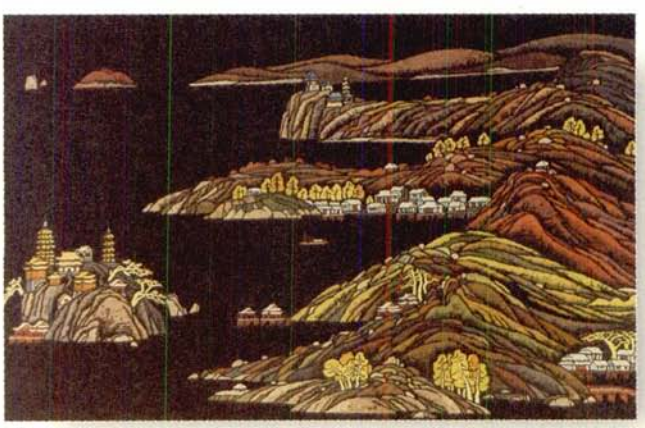
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和接受的教育对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王川曾经因为"出身不好"遭受政治歧视，而后来的"学历歧视"也让他平添了不少烦恼，现在他家里不仅有患股骨头坏死的妻子，还有九十二岁的老母亲，也许正是生命的沉重注定了他对艺术的关注不会是轻松的。

王川说："作为一个艺术家，最关键的其实是人生观的体现。悲剧意识在我身上确实是有的，不仅在已写的两篇小说中有很沉重的悲剧意识，我下两部小说还是有悲剧意识。其实它是一种怜悯心，是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观照。在我的文学作品里，理论色彩比较多、思辨色彩比较多、文化内涵比较多；选择绘画的题材，我也一定是选择沉重的东西，因为从个人经历来说，有太多的苦难。我很理性地对待我的创作灵感。一时不被大家所理解，很多人不懂，但是我不想改。文学除了服从大众的需要之外，它还有一个提升的功能、教育的功能。坦率地讲，我从事的文字也好绘画也好，都不是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我的作品是'小众文化'。这一点我不后悔。艺术的寂寞经常有，但是自己一生中把握的定位我不会改。"

20世纪80年代，王川同时进行着美术创作和文学创作，他称自己是"两栖动物"。

王川曾说过："这样一种生活，我没有'从一而终'也没有'喜新厌旧'。从事文学以后，我仍然是一个画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仍然坚持绘画。我并没有认为绘画妨碍了我的写作或者写作妨碍了我的绘画。我开玩笑说，我是'半边人'：一半是写作，一半是绘画，我难以舍弃哪一半，只能融合和促进，把美术的题材和美术的修养融合到文学当中，同时把文学的深层次思考去在美术中体现。我这一生一直在努力把它做得完美。"

镇江有座芙蓉楼，为东晋润州刺史王恭所建。唐代大诗人王昌龄曾在此写《芙蓉楼送辛渐》诗两首。1992年镇江市政府拨款重建芙蓉楼。王川以市委市政府专家组成员的身份为芙蓉楼创作了七幅巨型壁画，将整整一座楼"占为己有"。著名文艺理论家陈辽登楼游览后，很是欣赏王川的作品，他评价说："步上高楼，王川为王昌龄诗所作的漆刻画，线条柔和，诗意满幅，为王昌龄诗出色地传了神。"



重彩画《千秋江山》

1985年，因为在美术

创作上的突出成绩，不是“科班”出身的王川加入了中国美协，成为活跃于江苏省美术界的重要骨干。这是王川丰收的一年，也是他人生获得重要转折的一年，他走上了大学中文系的讲台，这一年王川三十八岁。1988 年王川又加入了中国作协，他的两本科幻小说集出版，在全国各类报刊上也常见他发表的散文和游记。

生活在让我们遭受磨难的时候也常常是它给予我们馈赠的时候。1991 年王川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白发狂夫》，书中主人公武石的原型就是他在“文革”中结识的陕西著名画家石鲁。王川永生难忘这段经历。

王川说：“《白发狂夫》其实是我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石鲁是中国 20 世纪十三位中国画的大师之一。‘文革’当中我跟他在一起将近十年，受他的影响很深。他是非常有个性的艺术家，以艺术家为原型写小说而不是写传，是我的一种追求。为了更多地取得一些素材，我就利用一个暑假到四川和陕西。石鲁老家在四川，‘文革’中他被逼疯了，逃到川北大巴山中流浪做乞丐。我用一个月的时间，从川北的大巴山一直到延安，到他所有可能生活过、经历过的地方收集资料，并写了厚厚一本笔记，包括照片、绘画。这本书 1983 年开始酝酿，1991 年出版，积累的时间很长。真正动笔是 1990 年，写得非常顺利，写了几个月。应该说由于准备充分，我的长篇是很幸运的，第二年就出版了，而且封面还是我设计的，这真让我喜出望外。”

199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白发狂夫》作为当年的重点书出版，中央电视台将它评为当年十部优秀图书并被列入中国新时期优秀长篇小说之一。这本书的手稿现收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白发狂夫》受到文学评论家们的关注。著名文学评论家陈辽称它“成绩突出，是一部写‘真话’的优秀长篇”；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自作多情”地希望将它改编成电影。199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此书在北京举行作品研讨会，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也在会上激动地说：“这是一部既有很丰富的生活内涵、也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的作品，这一类作品我们太少了。好几年以来，我很少看到比较生动、比较深刻地从一个侧面反映‘文革’给我们的民族给我们的文化带来严重摧残的文学作品。作品中那些通过人物议论反映出来的，关于中国古代传统艺术的见解，非常深刻、非常精彩。我觉得这部分是作品里最宝贵的，像我这样的读者还是很受感动的。”

1994 年，王川的长篇小说《白发狂夫》获得了“人民文学奖”提名奖。他是第一位以长篇小说而获该项奖的江苏作家。

在艺术上追求“小众”的王川在生活中的爱好却非常广泛。摄影、运动、美食他都喜欢，尤其是音乐，他的多部散文作品就是以世界名曲为题的。王川说他今后会把主要的精力和兴趣投入于散文，因为那是他最爱的文体。不久的将来他要出版一本自己的散文集，名字已经取好了，就叫“空山孤旅”，因为做一个永远行走和寻找的人是他这一生梦寐以求的。

（方　群）

赵本夫
坚守精神家园

赵本夫　男，1947年生，江苏丰县人。先后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1971年至1984年在丰县从事新闻工作和业余文学创作，1984年底调入江苏省作协任专业作家。国家一级作家，1981年发表处女作《卖驴》，出版有《赵本夫文集》四卷，另著有小说集《寨堡》《空穴》《走出蓝水河》，长篇小说《刀客和女人》《混沌世界》《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等。小说被译成英、俄、日、挪威等多种文字。获省部级以上奖项十余次。现为江苏省作协专职副主席、《钟山》杂志主编，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1981年，赵本夫初入文坛，就以一篇《卖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后，他的长篇小说《刀客和女人》《天地月亮地》《走出蓝水河》等，都很受关注。

采访赵本夫，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天下无贼》是一定要提及的。

“《天下无贼》这部电影您看过了吗？”“看过了。”

“是什么时候？”“哪一天忘记了，反正是南京放映的最后一天，正好那一天我过生日，一家人到外面吃饭，然后去看了一下。”

“和您的原作品相比感觉怎样？”“电影和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它里面加了很多东西，从电影来讲它是需要的，所以我一直坚持说，小说是我的，而电影是冯小刚的。”

“您对故事的结局怎样看？”“我原来的结局是这个人物没死，因为我不会轻易地把人写死，尤其是像这样一个人，发生了转变，没必要把他写死。我写小说一般不会作很激烈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小说和电影不一样。”

赵本夫说话不疾不徐，敦厚敏锐中透出一种耐得住寂寞的大气和宁静。遇到任何提问，都没有情绪的大起大落。而在温和之外，他承认，自己的性格其实很犟，在某些观点上，别人要想改变他，难。因此，不止一篇文章在谈到赵本夫时，用到了一个词：“强悍”。赵本夫是这样解释的：“其实生活中我是非常随遇而安的人，和大家处得也非

常好，从来没人觉得我咄咄逼人。但是内心我觉得还是很强大的，就是内心对社会人生有自己的看法，很坚持。我觉得一个作家应该固守他自己的精神家园。文学创作需要聪明，没有一个作家是不聪明的；但是仅仅靠聪明是不够的，要不断寻找、丰富自己，这跟坚守没有矛盾。学习会丰富你的思想，但是最基本的东西还是坚守。而这种内心的强大不一定表现在外表的张牙舞爪，我觉得那是一种不强大的表现。”

有人担心坚守会导致寂寞，就像路遥一样。赵本夫却欣赏这种“寂寞”。“寂寞是很正常的。有追求的作家，内心都是寂寞的。正因为寂寞，才使他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才能写出让大家感到眼前一亮的东西，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

赵本夫的处女作《卖驴》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时候，是著名作家丁玲为他颁奖的。有人说，《卖驴》中的那个北方老农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清脆悦耳的几声鞭响，简直就是神来妙笔，这种对农村生活深入骨髓的了解和把握，在文学史上完全可以和写《创业史》的柳青、写《红旗谱》的梁斌比肩而立。也许是第一篇小说太光彩照人了，网上把他和赵树理等人归在农村题材作家之列，赵本夫对这种分类很不以为然，“用题材分类作家是不科学的。因为作家越往后写，越需要虚构很多故事，其实故事就是一种载体，通过这些载体更多地传递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写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要传达一种精神。它不是要作家立竿见影地表现当下的某些东西，它需要表现更深层次的，它不应该是今天轰动一时，明天就没人看了的。”

近几年赵本夫一直在写一部大作，他说是对自己几十年写作的总结。这一系列最后要写成四部，他用《地母》系列这一名称来涵盖这一宏大复杂、多元斑斓的长篇组合。人们很关心《地母》系列的时间表，而赵本夫关心的是能从容为之。“我创作不喜欢有时间表。《地母》实际上已经出了两卷了。第一卷叫《黑蚂蚁蓝眼睛》，第二卷叫《天地月亮地》，我原本准备今年动笔写第三卷的，但是现在很忙。这个我也不急，因为是把它看成很重的东西写的，看成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来经营，因为它可能会集中我所有的思想积累、艺术积累和生活积累，我想认真把它写好。”

赵本夫目前还身兼大型纯文学刊物《钟山》杂志的主编。面对喧嚣浮躁的文坛，五花八门的这样那样的主张，经过反复斟酌，他为杂志提出了“原创、拒绝、远行”的办刊主张，看似简单的三个词，每个都渗透着守护文学精神的坚韧和孤绝。

“原创”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但他的“拒绝”是什么呢？“我主要是指办刊的角度，追求一种艺术风格的完整性。现在很多文学刊物都在讲包容性，兼容并蓄。但是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有些版面里面，你肯定要有所选择，选择本身就意味着拒绝。同时拒绝可能更接近文学本身。但这种拒绝不是帮派的，而是一种流派的。拒绝的可能并不是一种坏东西，只是不适合你这个刊物。这种拒绝是平等的。我希望所有的刊物都能办成这样，有相对独立的作家群，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一个刊物做到这样就够了。”

《赵本夫文集·隐士》

“远行”又指的是什么？“主要是指作品的表现内容。其实人从诞生到死亡，本身就是一次远行。在这个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痛苦、彷徨、情爱等等，我觉得这是文学需要表现的东西。对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人类社会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其实也是一种远行。这需要作家去深层次探索。我觉得是探索人生、人类远行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情况，这样写出的作品，它也会远行，它会跨越时代，走得更远。”

赵本夫对于文学思维和文学语言的坚持，让我们对这位从丰沛大地上走出来的小说家更多了一份敬意。他的写作方式还很传统，至今仍坚持手写，拒绝电脑。他说，面对稿纸，自己有一种亲近感和写作的庄严肃穆：“我坚守我自己的写作方式——手写，写完以后由家人帮我打。现代社会有很多新东西，我不可能完全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和现代社会脱节。作家更多的是要观察社会生活，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就算我学会电脑，还是有其他不会的东西，我不想在这方面牵扯太多的精力。”

赵本夫1984年底调入省作协，1989年才离开家乡。已经在南京生活了十六年的赵本夫告诉记者，他至今依然保持着家乡丰县的饮食习惯，爱吃家乡的烙馍和疙瘩面。也正因为如此，在很多场合，他都吃不饱：“不是说不好吃，只是不习惯。我吃饭穿衣都很简单，因为我把生活搞得非常简单，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有时一件衣服穿几年，有时吃烤馒头，调一盘青辣椒，或是喝一碗疙瘩面就行了。”

赵本夫说，写作和做人一样，都应该抱着一种善意。“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态度，生活在世界上，都应该向善。写作的过程，是一个灵魂净化的过程。我倡导的向善，并不是说我对社会上的恶不知道，恰恰是我对社会上很多恶的东西的清醒判断，所以才呼唤美好的善良的东西。”他的作品经常在不经意中以清新雅致细腻的文字给人以希望和力量。他总是透过自己纯朴的近乎白描的语言，让人感受到文字背后传递的撼人心魄的力量！他的笔调三十年如一日的善良、敦厚、筋道、好看，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感动了一人或者另一人。

（孙茂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